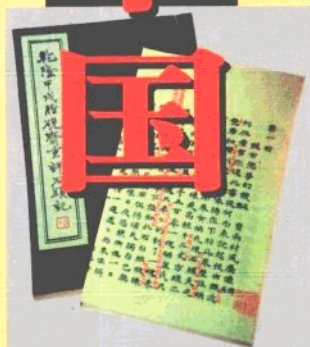


中国



古典文学

文学
传世精品
藏书

百部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

第二十九卷

罗 晶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卷 目

三教偶拈..... (1)

两交婚 (133)

宛如约 (255)

玉支玑小传 (353)

侠义风月传 (465)

目 录

三教偶拈	主静书屋梓行
序	(3)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墨憨斋新编	(4)
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	(54)
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	(94)

两交婚

第一回	题破庙触怒生怜 润香奁虚夸惹厌	(135)
第二回	刁天胡热讨一场羞 强不知艳谈天下美	(141)
第三回	甘不朵误入湘妃祠 辛荆燕大开红药社	(148)
第四回	访青楼喜遇有心人 探香闺开出多情路	(154)
第五回	慕芳香改装女子 怜才貌愿变男儿	(161)
第六回	近朱者先窃红香 未来者细商黑漆	(169)
第七回	幸解愠指子夜明明挑绿绮 甘不朵咏灯影暗暗系红丝	(176)
第八回	恨积雨误佳期书生空着急 赏牡丹怜俊彦父母也留情	(182)
第九回	黎瑶草最有心思能付度 甘非想不加声色善提防	(189)

第十回	刁天胡赖婚姻自告自 王知县审官司单打单·····	(196)
第十一回	彤管生花一时惊县座 赤绳系美千里报师恩·····	(203)
第十二回	暴将军张阃外杀风流 辛小姐饰泥中弄强横·····	(210)
第十三回	乔公子瞒不到底现还原像 假夫人巧饰眼前装出真腔·····	(217)
第十四回	占高魁准拟快乘龙 寻旧约何期惊去凤·····	(223)
第十五回	辛光禄事忧差再暗订前盟 甘探花心不变偏硬辞贵聘·····	(230)
第十六回	为辞婚触权奸遭显祸 因下狱感明圣赐归婚·····	(236)
第十七回	痴恶汉向外亲探内事 俏佳人借古迹索新题·····	(243)
第十八回	四才子两交婚大快素心真得意 双夫妻齐面圣特加恩爵大团圆·····	(249)

宛如约

原 序·····	(257)
第一回 天水佳人洗蛾眉充白面 司空学士开花径代红丝·····	(261)
第二回 青眼误借弹词款婚姻 俏心深偷和诗送消息·····	(266)
第三回 赵如子恐错过两题勾引句 司空约要分明一访列眉村·····	(272)
第四回 赵如子苦留意再题勾引句 司空约不放心二访列眉村·····	(278)
第五回 司空约访假名真着急 赵妈妈明勾引细商量·····	(283)
第六回 窥半面销魂欲死	

	现全身信笔题诗·····	(288)
第七回	刻骨镂心无暇鹿鸣先报喜 怜才注意忽闻有女且停骖·····	(294)
第八回	百拜香奁自愧书生命薄 经年选阁甘怜淑女无缘·····	(300)
第九回	豪华纨绔目不识丁 现任公卿直言无隐·····	(306)
第十回	触目惊心急向蛾眉争坐位 输情到底何妨月老定双栖·····	(311)
第十一回	奸人拨弄计可瞒天 淑女深心巧能回护·····	(317)
第十二回	少年及第垂涎有女之家 丑妇洞房却恨贪杯之客·····	(323)
第十三回	司空约苦陈情无伦无党 赵如子感生怜有始有终。·····	(328)
第十四回	执柯斧变成姊妹 验生辰分别尊卑·····	(334)
第十五回	恶姻缘各自图谋 圣天子赫然震怒·····	(340)
第十六回	佳人才子大团圆 丑妇蠢夫皆遂意·····	(346)

玉支玠小传 ····· 署天花藏主人述

第一回	老侍郎兔鹑题诗童了笑 村先生龙蛇染翰美人惊·····	(355)
第二回	欲坦东床先引良人开绛帐 要争西席傍牵野蔓系红丝·····	(360)
第三回	惊座卖才自是佳人觅夫婿 当场涂面何殊丑妇见公婆·····	(365)
第四回	逼才子题诗引贼入室 荐春卿促驾调虎离山·····	(371)
第五回	才自怜才只一言而婚姻定	

- 恶偏党恶早多谋而机诈生…………… (377)
- 第六回 慧女心灵用假聘消真祸
奸人计拙装暗鬼哄明人…………… (382)
- 第七回 实丕丕将人作饵已露芳香
活泼泼以聘为辞终无声臭…………… (387)
- 第八回 赠金贖聘有心用术反堕人术中
信笔题诗无意求婚早掷身婚内…………… (393)
- 第九回 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
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 (398)
- 第十回 卜公子使势老拳头送客
管小姐弄巧小乞儿救人…………… (403)
- 第十一回 弱书生畏人逃生死未知
俏佳人敢独主强梁不怕…………… (408)
- 第十二回 管小姐妙圈松松中着紧
卜公子强寻死死里逃生…………… (414)
- 第十三回 恶朋友丧心谋挑蠹汉
俏佳人苦内计吓杀痴人…………… (419)
- 第十四回 卜公子惊欲死而恶梦颠狂
长孙肖想不了而诗笺丧失…………… (425)
- 第十五回 老丞相一怒害人情性恶
小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 (430)
- 第十六回 长孙肖不忘生死请旨归娶报深仇
管青眉巧变姓名暗地养姑行大孝…………… (436)
- 第十七回 祖夫人舍不得捉李代桃
卜公子慌杀了移花接木…………… (441)
- 第十八回 管不闻婉转探才费小心
卜红丝信笔题诗存大礼…………… (447)
- 第十九回 二小姐惊惊喜喜说幽心
两尚书真真假假讨情面…………… (451)
- 第二十回 乍相风未说破犹自疑
大团圆看分明方知巧…………… (457)

侠义风月传	署名教中人编次
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伴苦	(467)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474)
第三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	(481)
第四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	(489)
第五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496)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503)
第七回 五夜无欺敢留髻以饮	(510)
第八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	(517)
第九回 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	(525)
第十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	(532)
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	(540)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	(548)
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	(555)
第十四回 拚死命救人为识英雄	(563)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	(571)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	(579)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	(586)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迷	(595)

三教偶拈

明・主静书屋梓行

序

《经四十二章》于西域，而佛之名始闻，浸假而琳宫创于孙吴，法藏广于苻秦，忤科备于萧梁，释教乃大行，而俨然与儒道鼎立为三，甚且掩而上之，此三教始终之大略也。是三教者，互相讥而莫能相废。吾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袭其迹，皆不免于误世。舜之被袵鼓琴，清静无为之旨也。禹之胼手胝足，慈悲徇物之仁也。谓舜禹为儒可，即谓舜禹为仙为佛亦胡不可。而儒者乃谓汉武惑于仙而衰，梁武或仙人，于是鼎湖瑶池神其说，蓬莱方壶侈其胜，安期羡门异其人，咒禁符山岐其术。要之方外别是一种，与道无与。故刘歆《七略》以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良有以尔。迨李少君、寇谦之之辈，务为迂怪附会以干人主之泽，而神仙与道合为一家，遂与儒教绝不相似。此道与儒分合之大略也。若夫佛乃胡神，西荒所奉。相传秦时，沙门利室房入朝，始皇囚之，有金人穿牖而去。至汉明帝时，金人入梦，遣使请于佛而亡。不知二武之感正在不通仙佛之教耳。汉武而真能学仙，则必清静无为，而安有算商车征匈奴之事。梁武而真能学佛，则必慈悲徇物，而安有筑长堰贪河南之事。宋之崇儒讲学远过汉唐，而头巾习气刺于骨髓，国家元气日以耗削。试问航海而犹讲《大学》，与戎服而讲《老子》、《仁王经》者，其蔽何异，则又安得以此而嗤彼哉。

余于□□概未有得，然终不敢有所去□□间。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静，于儒教吾取其平实，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

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因思向有济颠、旌阳小说合之而三教备焉。夫释如济颠，道如旌阳，儒者未或过之，又安得以此而废彼也。

东吴畸人七乐生撰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 出身靖乱录

墨憨斋新编

诗曰：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

欲识浑沦无斧凿，须知规矩出方圆。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握手临歧更何语，殷勤莫愧别离筵。

这首诗乃是国朝一位有名的道学先生别门生之作。那位道学先生姓王，又名守仁，字伯字，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乃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人也。

如今且说道学二字，道乃道理，学乃学问。有道理，便有学问。不能者待学而能，不知者待问而知。问总是学，学总是道，故谓之道学。且如鸿蒙之世，茹毛饮血，不识不知，此时尚无道理可言，安有学问之名。自伏羲始画八卦，制文字，泄天地之精微，括人事之变化，于是学问渐兴。据古书所载，黄帝学于太真，颡帝学于录图，帝嚳学于赤松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伊尹，文王学于时子思，武王学于尚父，成王学于周公。这几个有名的帝王，天资聪明，何所不知，何所不能，只为道理无穷，不敢自足，所以必须资人讲解，此乃道学渊源之一派也。自周室东迁，教化渐衰，处士横议，天生孔圣人出来，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脉，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汉儒因此立为经师。《易经》有田何、丁宽、孟喜、梁丘贺等；《书经》有伏胜、孔安国、刘向、欧阳高等；《诗经》有申培、毛公、王吉、匡衡等；《礼经》有大戴、小戴、后苍、高堂生等；《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董仲舒、眭弘等，各执专经，聚徒讲解。当时明经行修者荐举为官，所以人务实学，风俗敦厚。及唐以诗赋取士，理学遂废。惟有昌黎伯韩愈独发明道术为一代之大儒。至宋太祖崇儒重道，后来真儒辈出，为濂洛关闽之传。濂以周茂叔为首，洛以二程为首，关以张横渠为首，闽以朱晦庵为首，于是理学大著。许衡、吴澄、当胡元腥世，犹继其脉。迄于皇明，薛瑄、罗伦、章懋、蔡清之徒，皆以正谊明道，清操劲节相尚，生为名臣，歿载祀典；然功名事业，总不及阳明先生之盛。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

注，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擢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良知挥霍出来，真个是卷书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有诗为证：

世间讲学尽皮肤，虚誉虽隆实用无。

养就良知满天地，阳明才是仲尼徒。

且说阳明先生之父，名华，字德辉，别号龙山公。自幼警敏异常，六岁时，与群儿戏于水滨，望见一醉汉濯足于水中而去。公先到水次，见一布囊，提之颇重，意其中必有物，知是前醉汉所遗，酒醒必追寻至此，犹恐为他儿所见，乃潜投于水中。群儿至，问：“汝投水是何物？”公廖讨曰：“石块耳。”群儿戏罢，将晚餐，拉公同归。公假称腹痛不能行，独坐水次而守之。少顷，前醉汉酒醒，悟失囊，号泣而至。公起迎问曰：“汝求囊中物耶？”醉汉曰：“然，童子曾见之否？”公曰：“吾恐为他人所取，为汝藏于水中，汝可自取。”醉汉取囊解而视之，内裹白金数锭，分毫不动。醉汉大惊曰：“闻古人有还金之事，不意出自童子。”拣一小锭为谢，曰：“与尔买果饵吃。”公笑曰：“吾家岂乏果饵而需尔金耶。”奔而去。归家亦绝不言于父母。年七岁，母岑夫人授以句读。值邑中迎春，里中儿皆欢呼出观，公危坐，读书不辍。岑夫人怜之，谓曰：“儿可出外暂观，再读不妨。”公拱手对曰：“观春不若观书也。”岑夫人喜曰：“是儿他日成就殆不可量。”自此送乡塾就学，过目辄不忘，同学小儿所读书，经其耳，无不成诵。年十一，从里师钱希宠初习对句，辄工。月余，学为诗，又月余，学为文，出语惊人。为文两月，同学诸生虽年长无出其右者。钱师惊叹曰：“一岁之后，吾且无以教汝矣。”值新县令出外拜客，仆从甚盛，在塾前喝道而过。同学生停书，争往出观。公据案朗诵不辍，声琅琅达外。钱师止之曰：“汝不畏知县耶？”公对曰：“知县亦人耳，吾何畏，况读书未有罪也。”钱师语其父竹轩翁曰：“令公子德器如此，定非常人。”年十四，学成，假馆于龙泉寺。寺有妖祟，每夜出，抛砖弄瓦。往时借寓读书者，咸受惊恐，或发病，不敢复居。公独与一苍头寝处其中，寂然无声。僧异之，乘其夜读，假以猪尿泡涂灰粉，画眉眼其上，用芦管透入窗棂，嘘气涨泡，如鬼头形，僧口作鬼声，欲以动公。公取床头小刀刺泡，泡气泄，僧拽出。公投刀，复诵读如常，了不为异。闻者皆为缩舌。

娶夫人郑氏，于成化七年怀娠凡十四月。岑太夫人梦神人衣绯腰玉，于云中鼓吹送一小儿来家。比惊醒，闻啼声，侍女报郑夫人已产儿。儿即阳明

先生也。竹轩公初取名曰云，乡人因指所生楼曰瑞云楼。云五岁，尚不能言。一日有神僧过之，闻奶娘呼名，僧摩其顶曰：“好个小儿，可惜道破了。”竹轩翁疑梦不当泄，乃更名守仁，是日遂能言。且祖父所读书，每每口诵，讶问曰：“儿何以能诵？”对曰：“向时虽不言，然闻声已暗记矣。”其神契如此。有富室闻龙山公名，迎至家园馆谷。忽一夜，有美姬造其馆。华惊避。美姬曰：“勿相讶，我乃主人之妾也。因主人无子，欲借种于郎君耳。”公曰：“蒙主人厚意留此，岂可为此不肖之事。”姬即于袖中出一扇曰：“此主人之命也。郎君但看扇头字当知之。”公视扇面，果主人亲笔，书五字曰：“欲借人间种。”公援笔添五字于后曰：“恐惊天上神。”厉色拒之，姬怅怅而去。公既中乡榜，明年分试。前富室主人延一高真设醮祈嗣。高真伏坛，遂睡去，久而不起。既醒，主人问其故，高真曰：“适梦捧章至三天门，遇天上迎状元榜，久乃得达，故迟迟耳。”主人问状元为谁。高真曰：“不知姓名，但马前有旗二面，旗上书一联云‘欲借人间种，恐惊天上神’。”主人默然大骇。时成化十七年辛丑之春也。未几，会试报至，公果状元及第。阳明先生时年十岁矣。

次年壬寅，公在京师，迎养其父竹轩翁，翁因携先生同往。过金山寺，竹轩公与客酣饮，拟作诗未成，先生在旁索笔。竹轩翁曰：“孺子亦能赋耶？”先生即书四句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楼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坐客惊异，咸为起敬。少顷，游蔽月山房。竹轩公曰：“孺子还能作一诗否？”先生应声吟曰：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坐客谓竹轩翁曰：“令孙声口，俱不落凡想，他日定当以文章名天下。”先生曰：“文章小事，何足成名。”众益异之。

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掣大小旗帜，付群儿持立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龙山公曰：“止我一世耳。汝若要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希罕。”父益怒，扑责之，先生终不改。又尝问塾师曰：“天下何事为第一等人？”塾师曰：“巍科高第，显亲扬名，如尊公乃

第一等人也。”先生吟曰：“鬼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塾师曰：“据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先生曰：“惟为圣贤，方是第一。”龙山公闻之，笑曰：“孺子之志何其奢也。”

先生一日出游市上，见卖雀儿者，欲得之。卖雀者不肯与，先生与之争。有相士号麻衣神相，一见先生惊曰：“此子他日大贵，当建非常功名。”乃自出钱买雀以赠先生。因以手抚其面曰：“孺子记吾言：

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又嘱曰：“孺子当读书自爱，吾所言将来必有应验。”言讫，遂去。先生感其言，自此潜心诵读，学问日进。

十三岁，母夫人郑氏卒。先生居丧，哭泣甚哀。父有所宠小夫人，待先生不以礼。先生游于街市，见有缚鸢鸟一只求售者，先生出钱买之。复怀银五钱，赠一巫姬，授以口语，见庶母如此恁般。先生归，将鸢鸟潜匿于庶母床被中。母发被，鸢冲出，绕屋而飞，口作怪声。小夫人大惧，开窗逐之，良久方去。俗忌野鸟入室，况鸢乃恶声之鸟，见者以为不祥，又伏于被中，曲房深户，重帷锦衾，何自而人，岂不是大怪极异之事。先生闻房中惊詫之声，佯为不知，入问其故。小夫人述言有此怪异。先生曰：“何不召巫者询之。”小夫人使人召巫姬。巫姬入门，便言家有怪气。既见小夫人，又言夫人气色不佳，当有大灾晦至矣。小夫人告以发被得鸢鸟之异。巫姬曰：“老妇当问诸家神。”即具香烛，命小夫人下拜，索钱楮焚讫。姬即谬托郑夫人附体言，曰：“汝待我儿无礼，吾诉于天曹，将取汝命。适怪鸟即我所化也。”小夫人信以为真，跪拜无数，伏罪悔过，言此后再不敢。良久，媼苏曰：“适见先夫人意色甚怒，将托怪鸟啄尔生魂。幸夫许以改过，方才升屋檐而去。”小夫人自此待先生加意有礼。先生尚童年其权术已不测如此矣。

先生十四学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铃之书，尝曰：“儒者愚不知兵，仲尼有文事，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

十五岁从父执（父辈谓之父执）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一日梦谒伏波将军庙（汉马援封伏波将军）赋诗曰：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其时地方水旱，盗贼乘机作乱。畿内有石英、王勇，陕西有石和尚、刘千

斤，屡屡攻破城池，劫掠府库，官军不能收捕。先生言于龙山公，欲以诸生上书，请效从军故事，愿得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龙山公曰：“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先生乃不敢言。于是益专心于学问。

弘治元年，先生十七岁，归余姚，遂往江西就亲。所娶诸氏夫人，乃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公之女也。既成官署中。一日，信步出行，至许旌阳铁柱宫，于殿侧遇一道者，庞眉皓首，盘膝静坐。先生叩之曰：“道者何处人？”道者对曰：“蜀人也。因访道侣至此。”先生问其寿几何。对曰：“九十六岁。”问其姓，对曰：“自幼出外，不知姓名。人见我时时静坐，呼我曰无为道者。”先生见其精神健旺，声如洪钟，疑是得道之人，因叩以养生之术。道者曰：“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生逍遥，惟清静而后能逍遥也。”因教先生以导引之法。先生恍然有悟，乃与道者闭目对坐，如一对槁木，不知日之已暮，并寝食俱忘之矣。诸夫人不见先生归署，言于参议公，使衙役遍索不得。至次日天明，始遇之铁柱宫中，隔夜坐处尚未移动也。衙役以参议命促归，先生呼道者与别。道者曰：“珍重，珍重。二十年后当再见于海上也。”先生回署。署中蓄纸最富，先生日取学书，纸为之空，书法大进。先生自言：“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其后，不轻落纸，凝思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明道程先生有曰：‘吾作字甚敬，非要是字好，只此是学。’夫既不要字好，所学何事？只不要字好一念，亦是不敬。”闻者叹服。

明年己酉，先生十八岁。是冬与诸夫人同返余姚。行至广信府上饶县，谒道学娄一斋（名谅），语以宋儒格物致知之义，谓圣人必可学而至。先生深以为然。自是奋然有求为圣贤之志。平日好谐谑豪放，此后每每端坐省言，曰：“吾知过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何其晚也。”

弘治五年壬子，先生年二十一岁。竹轩翁卒于京师，龙山公奉其丧以归。是秋，先生初赴乡试。场中夜半，巡场者见二巨人，一衣绯，一衣绿，东西相向立，大声言曰：“三人好做事。”言訖，忽不见。及放榜，先生与孙忠烈燧、胡尚书世宁同举。其后宁王宸濠之变，胡发其奸，孙死其难，先生平其乱，人以为三人好做事，此其验也。

明年癸丑春，会试下第。宰相李西涯讳东阳，时方为文章主盟，服先生之才，戏呼为来科状元。丙辰再会试，复被黜落。同寓友人以不第为耻。先生曰：“世情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友人服其涵养。时龙山公已在京任，先生遂寓京中。

明年丁巳，先生年二十六岁。边警报紧急，举朝仓皇，推择将才，莫有应

者。先生叹曰：“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研熟讨。每遇宾客宴会，辄聚果核为阵图，指示开阖进退之方。一夕，梦威宁伯王越，解所佩宝剑为赠。既觉，喜曰：“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垂功名于竹帛，吾志遂矣。”

弘治十二年己未，先生中会试第二名，时年二十八岁。廷试二甲，以工部观政进士，受命往浚县督造威宁伯坟。先生一路不用肩舆，日惟乘马。偶因过山马惊，先生坠地吐血。从人进轿，先生仍用马，盖以此自习也。既见威宁子弟，问以先大夫用兵之法，其家言之甚悉。先生即以兵法部署造坟之众，凡在役者，更番休息，用力少，见功多，工得速完。其家致金帛为谢，先生固辞不受。后乃出一宝剑相赠曰：“此先大夫所佩也。”先生喜其与梦相符，遂受之。复命之日，值星变，达虏方犯边，朝廷下诏求直言。先生上言边务八策，言极剴切。明年授官刑部主事。又明年，奉命审录江北，多所平反，民称不冤。事皆，遂游九华山，历无相、化城诸寺，到必经宿。时道者蔡蓬头踞坐堂中，衣服敝陋，若颠若狂。先生心知其异人也，以客礼致敬，请问神仙可学否。蔡摇首曰：“尚未尚未。”有顷，先生屏去左右，引至后亭再拜，复叩问之。蔡又摇首曰：“尚未尚未。”先生力恳不已。蔡曰：“汝自谓拜揖尽礼，我看你一团官相，说甚神仙。”先生大笑而别。游至地藏洞，闻山岩之颠，有一老道，不知姓名，坐卧松毛，不餐火食。先生欲访之，乃悬崖扳木而上，直至山颠。老道蹉足熟睡。先生坐于其傍，以手抚摩其足。久之，老道方觉，见先生惊曰：“如此危险，安得至此。”先生曰：“欲与长者论道，不敢辞劳也。”因备言佛老之要，渐及于儒，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又曰：“朱考亭是个讲师，只未到最上一乘。”先生喜其谈论，盘桓不能舍。次日，再往访之，其人已徙居他处矣。

有诗为证：

路入岩头别有天，松毛一片自安眠。

高谈已散人何处，古洞荒凉散冷烟。

弘治十五年，先生至京复命。京中诸名士俱以古文相尚，立为诗文为社，来约先生。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作此无益之事乎。”遂告病归余姚，筑室于四明山之阳明洞。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道经第九洞天也。为峰二百八十有二，其中峰曰芙蓉峰。有汉隶刻石于上曰四明山心。其右有石窟，四面玲珑如户牖，通日月星辰之